

西藏：一面国旗与三代人的守望

（上接1版）1963年，解放军撤离西日卡村，但“唱国歌、升国旗”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。

西日卡村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，大风天气多、雨雪频繁，国旗一两个月就会磨损。在物质贫乏年代，村里干部群众往往徒步近百里，买来红布、黄绸，捻羊毛线，缝制国旗。

“我们热爱祖国，敬仰国旗。”62岁的索朗帕加入党42年，对国旗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他说：“无论是村里集体劳动，还是边境巡逻，每当看到国旗飘扬，我们心中总是激情满怀。”

西日卡村位于林芝市朗县金东乡，地处边境，家家升国旗，户户珍藏着换下的旧国旗。“现在生活变好了，换国旗的频率也增加了，老百姓希望国旗一直保持鲜艳的状态。”现任民兵队长旦增尼玛家，仅近两年换下的国旗就有40多面。

一次次升起的国旗，寄托着边陲百姓的家国情怀。

2017年10月28日，习近平总书记给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、央宗姐妹回信的消息传到西日卡，80多位村民自发用藏语、汉语在“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、幸福家园的建设者”的横幅上签下名字或按下手印，用最纯朴的方式表达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和守卫国土的信心。

三代人的国旗情

每逢西日卡村升旗仪式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加措总是提早到来，并庄重地站在最前排。凝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起，这位49岁的藏族汉子总是不由地想起他的外公扎西。

扎西是西日卡庄园第一个认识解放军的农奴，那时人们习惯称他“康巴扎西”。20世纪40年代，由于不堪残酷压迫，他携妻从藏东康区流浪到西日卡，沦为“朗生”（家奴）。

1959年3月，解放军到西日卡平息叛乱，不愿看到民主改革的农奴士散播谣言“红汉人来吃人了”，32名不明真相的农奴逃走。正在田间劳动的扎西，遇到追捕叛匪的解放军。当时，担任解放军翻译的布迪也是一名康巴（藏东）人，扎西通过这位老乡获知解放军是帮助穷苦人的部队，了解到西藏的形势和未来，勇敢地与解放军站在了一起。

扎西随同解放军行走两天两夜，劝说被蒙骗的群众，但他的话令很多人难以置信。扎西毅然咬破手指发誓：“我用地和地发誓，共产党特别好，一定要相信他们。”

平叛结束，解放军撤离西日卡，临走时特意送给扎西一匹白马，受苦苦难的西日卡农奴目送解放军，期待着民主改革的早日到来。

1960年3月，西日卡村全面实行民主改革。扎西一家分得了11亩耕地、6头牛、5只羊和两间房屋，他当选为西日卡村农协委员。从此，他带领群众发展生产，巡逻边境，被大家尊称为“委员扎西”，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者和参与者。

“父亲特别喜欢升国旗的场面。解放军撤离前，将一面手缝国旗交给他，嘱咐他要把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延续下去。”扎西的女儿、



▲林芝市西日卡村村民代表在村委会小广场举行升国旗、唱国歌仪式（3月20日摄）。

今年72岁的白玛拉姆说。

扎西在1962年边境冲突中支援前线时眼部受伤，晚年失明，但他总要家人搀扶着坚持参加升旗仪式。他说：“听到国旗在风中飘扬的声音，我就心潮澎湃！”1997年，扎西临终前还再三嘱咐白玛拉姆和她的丈夫益西加措：“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，你们要坚持升旗，热爱祖国！”

在扎西老人的感召下，白玛拉姆和益西加措坚持升国旗。益西加措幼时从藏东昌都贡觉县乞讨到西日卡村，民主改革后成为一名护路工人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作为红旗下成长的第一代人，有了文化的益西加措，时常给儿子加措讲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，以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故事，家中还收藏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。

在白玛拉姆200多平方米的新房里，加措抱来一个木匣，捧出一面国旗。这是一家人在20世纪80年代手缝制的，长度大约有2米，宽度约1.5米，边角残缺。红色底布缝有黄色布料的五角星，线头有些凌乱，但清晰可见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扎西的日记本、手缝国旗以及当年与解放军往来的书信未能保存下来。然而，一家三代的国旗情缘仍在延续。加措时常教育儿女：“我们一家人现在的幸福生活，是先辈们跟着共产党走、在祖

国大家庭中才有的。”

新房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加措正在观摩儿子次旺班旦买来的可手播升挂国旗。窗外，农家屋顶升起的国旗在风中飘扬。加措说：“我们地处边疆，一定守好祖国的大好河山。”

国旗下的小康路

环抱在雪山中的西日卡村，掩映在青山绿水间，宽敞的水泥路通向农家。昔日闻名藏东的西日卡庄园，如今残破不堪，没了往日气派，“淹没”在错落有致的新房中。

新房的主人，正是民主改革前的农奴及他们的后代。这样的变化，获益于国家在西藏推行的边境小康村建设。建房费用大部分由国家承担，村民只需自备石头和木料等。

边境小康村建设让西日卡村换了“新颜”：民房改造率、通水通电率、广播电视覆盖率、移动网络覆盖率均达100%，村排水系统基本完善，路灯基本覆盖全村，村级卫生室、幼儿园也已建成投用。

69岁的其加，2016年搬进新房。女儿次仁在村里开了一家电子商务综合超市，她的丈夫外出打工，2019年家庭收入超过10万元。

地处偏远、土地贫瘠的西日卡村风光旖旎，草场宽阔，牧业旅游业发展具有优势。村里去年投资50万元引进42头良种

牦牛和25头良种犏牛，组建起集体养殖专业合作社；同时启动生态旅游项目，以乡村经济转型升级，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。

国旗飘飘，党旗猎猎。在决战脱贫攻坚中，西日卡村发挥传承多年的优良传统，持续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动员48名党员结对帮扶困难群众，以强有力的组织优势，巩固脱贫成果，推进乡村振兴。

26岁的罗布扎西，2015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后，和姐夫合资购买了一台二手挖掘机，借着219国道修建和边境小康村建设等项目，年收入超过30万元。去年，他成为一名预备党员，带领12户贫困群众增收近20万元，成为村里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。

得益于自身发展能力的增强，以及国家的草场、林地、边民等多种补贴，2017年西日卡村2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，全村实现整体脱贫。2019年全村人均收入近19000元，高于全区平均水平。

“现在国家的各项福利政策这么好，唯一可惜的是年龄越来越大了，享受不了几年好日子了。”采访中，仁增和白玛拉姆笑着对记者说。

3月底的林芝，杨柳吐绿，桃花盛开。坐在车上回望西日卡，这座藏在深山里的边陲小山村，国旗飘扬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如诗如画。（参与记者侯捷、张汝锋、旦增尼玛曲珠）

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（记者沈虹冰、罗布次仁、薛文献、王泽昊）“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”——山南市克松村有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话剧：两代村民自编自演，讲述克松庄园农奴赤列多吉一家的悲惨遭遇和翻身得解放的故事。这部民间话剧叫《农奴泪》。在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”前夕，记者再访克松村，倾听这部热演了半个世纪的话剧背后的故事。

“观众上台打‘管家’，演员只好躲起来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，山南乃东县郭莎村人头攒动，村民们正在观赏克松村演出队表演的话剧《赤列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悲惨故事》。

低沉的音乐，衣衫褴褛的农奴，颐指气使的管家……无限现实的场景把人们带到不堪回首的旧西藏——管家命令赤列多吉看守打麦场，为偷粮棍，在粮堆上做了记号。第二天，记号被乌鸦抹掉，管家不分青红皂白，抡起皮鞭抽打赤列多吉。这时，观众中有人抽泣，有人漫骂，有人扔石头，有人甚至跳上戏台，要揍“管家”。演出被迫中断。今年70岁的多吉曾饰演赤列多吉的大儿子达瓦，对这一幕记忆犹新：“那时很多群众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，受过苦，感触深，看剧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。”

在旧西藏，克松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·旺钦格勒的庄园，农奴被当成“会说话的牛马”，有支不完的差，挨不完的打，吃不上一顿饱饭，受尽欺压。

有一次，赤列多吉饥饿难耐，与狗抢食，被管家毒打。他奋起抗争，结果遭受酷刑，惨死在监狱。妻子嘎多精神失常，消失在茫茫黑夜中。达瓦和弟弟萨波伺机报仇，也被农奴主折磨致死。留下萨波年幼的女儿拉甲艰难度日……

“小时候听母亲讲，真实的赤列多吉死了以后，被抛尸荒野。”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多吉心明眼亮，“他们一家的遭遇，就是广大农奴非人生活的缩影。”

民主改革后，克松村翻身农奴组成西藏第一个农协筹委会，做了自己的主人。1968年，村演出队根据70岁的次仁老人的讲述，编排了这部话剧。

“当时条件很简陋，演员只有14个人，乐器也只有5件。”多吉说，“但大家很投入，很积极，都是义务演出。”年过花甲的达娃和次仁拉姆饰演女佣和拉甲。谈起当年，两人仿佛重回少年时代，谈到激动处，即兴演唱了一段：“天上的飞禽中鸟儿最弱小，世间的生灵中农奴最悲惨……”

这部话剧从1968年一直演到1975年。每到农闲，演出队赶着装有道具的马车，徒步深入各县乡村、厂矿、学校演出，累计演出200多场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深受欢迎。“帘子掀开，音乐响起，就让人恐惧和悲伤。”55岁的边巴次仁一直记着小时候观剧的情景。

“我们是真的用鞭子抽，不用力就不像”

2009年3月28日，在西藏自治区设立的第一个“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”，新版话剧《农奴泪》首次上演，主题依然是“赤列多吉一家的悲惨命运”，但演员几乎都是年轻的新人，演出继续受到热捧，观众为农奴的悲惨境遇痛心疾首，也为管家的残忍凶恶捶胸顿足。

看到剧中管家用皮鞭抽打赤列多吉的孩子时，花甲之年的克松村村民白玛云旦老泪纵横：“农奴主规定，农奴的孩子满8岁就要牧马放羊，差差役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2008年，拉萨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，引发了克松村老人们的深刻反思。为了教育后人，村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牵头，请来曾参演话剧的6位老人，回忆整理剧本，将老版话剧改编为《农奴泪》。

新一代演员没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，不知道怎么演。“大家都说农奴苦，但怎么个苦法，我表现不出来。”饰演赤列多吉的白玛扎西说。

白天，他走村串户体验生活，请老人们手把手示范，认真排练，晚上加班背台词。随着对角色的了解，他逐渐走进了赤列多吉的内心。在剧中，赤列多吉遇到管家时腰弯得厉害，人差点匍匐到地上。白玛扎西说：“岳父说，农奴见到主人，腰要一直弯着，而且只能看主人的脚面，不能对视，要不然就会挨鞭子。”

白玛扎西的岳父就是多吉。

为把戏演好，他还挨了不少鞭子。“不用力打就不像。老人们说，管家的语气、眼神就是要凶，下手要狠。”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说，“我们把牛皮鞭换成了羊毛鞭，藏袍下再垫上纸板，但每次还是把白玛扎西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”

凝聚两代人血肉的《农奴泪》获得了成功。2009年至2011年，这部剧先后在山南、拉萨等地上演，观看人次累计超过3万，许多观众深受感染。在边巴次仁印象中，每次演出，总有人质疑：“旧社会真有那么苦吗？”身边的老人就会回应：“真的克松庄园比这残忍得多。农奴的血泪只适合在晚上诉说，因为那时遭受的苦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多得数不清！”

“参加《农奴泪》演出改变了我的人生”

3月的雅砻河谷，杨柳吐绿，田野泛青。今天的克松村已改称社区，宽阔的水泥路旁是数十间商铺、茶馆，藏式楼房错落有致，家家户户门前都停着小车。一些老人坐在门口喝甜茶，晒太阳的年轻人并不多见，都外出务工、求学去了。

正因为人少，《农奴泪》在去年改由乃东区民间艺术团来承接表演。“现在人们都忙，再组织起来演话剧不太现实了。”边巴次仁说，“好在它已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。”

拥有过《农奴泪》，克松人就有了别样的人生体验。

“过去没想过该怎么生活，别人怎么过，我就怎么过。”是这部话剧改变了白玛扎西，“演了《农奴泪》，我知道只要是旧社会，赤列多吉无论如何也躲不过鞭子，再再手艺也没用。现在社会这么好，勤劳就能致富，一定要热爱生活！”白玛扎西后来筹建了一家装修公司，生意好的时候一年收入有70多万元，两个女儿也都考上了大学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普布多吉为此部剧能让更多人受到教育而自豪：“村里有些年轻人游手好闲，看了《农奴泪》，一个个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纷纷学手艺去了。”

77岁的索朗顿珠一生就是克松庄园的农奴，曾和拉甲一起干活，甚至饿得一起吃过虱子。“今天的好生活，过去做梦也想不到。”老人感慨连连。民改前，克松庄园有59户农奴，302口人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今天的克松社区有244户居民，888人，大学生有67人，去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2301元。

不论岁月如何流转，《农奴泪》始终是克松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“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这部话剧让克松人统一思想，凝聚力量发展生产。”索朗顿珠说，“今天，它继续让克松人明白惠从何来，恩在何处，坚定跟党走的心和决心。”

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今后的《农奴泪》寄予厚望，“农奴的衣服是没有色彩的；藏袍里也没有内衣；背着五六十斤的青稞爬楼梯，步子要稳……一定要用心还原历史！”

双手的『新生』

▲左图：扎西双手拿着旧西藏时自己使用过的镰刀；右图：扎西在自己家中（拼版照片，3月12日摄）。

今年83岁的扎西老人是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——山南市克松社区居民，也是当地年纪最大的翻身农奴之一。他说：“旧西藏时，双手长在自己的身上，却被农奴主支配，成为他们的工具。”

西藏民主改革前，占人口不足5%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全部土地、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，而占人口95%的农奴却没有生产资料 and 人身自由，无法支配自己的双手，去冲破枷锁、改变命运。1959年3月，民主改革席卷高原大地，彻底结束了残酷的封建农奴制，百万农奴翻身解放、获得新生。他们第一次用完全属于自己的双手，牵起自家的牛马，犁开自己的田地，播下希望的种子。那双曾被束缚、被桎梏、被奴役、被支配的手，变成民族团结的手、自由选举的手、勤劳致富的手、安居乐业的手、守护健康的手、学习知识的手，不断创造着美好的生活。从此，高原大地万象更新。

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



坚守与新生：西藏农奴制社会经历者说

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（记者刘洪明）窗外微风习习，阳光透过玻璃撒满二楼阳台。90岁的边巴仓决老人，每天早上吃过糌粑后都坐在沙发上晒太阳，她看着满屋子的鲜花盛开。她29岁那年经历了人生巨变。

1959年3月28日，西藏民主改革，从此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，人民由此翻身解放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。

61年来，社会制度的变更给百万农奴带来了人生蜕变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他们的生活日新月异。

同样吃糌粑，分量和心情截然不同

3月，坐落在半山腰的日喀则市白朗县旺丹乡桑巴村生机勃勃，农牧民忙着翻耕农田，羊群从路边跑过，春天的气息十足。

喝着酥油茶，66岁的白玛老人抱着重外孙哄他入睡，孙子女正在看书学习。看着他们，白玛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童年。

“父母都是恰鲁庄园的农奴，养了5个孩子，两人一天只能挣两勺子糌粑。”白玛从厨房里拿出一个木质糌粑勺，这样的勺子是西藏老百姓从古至今盛糌粑的器具。

白玛说：“以前父母每天都要拼死拼活地干，但全家人还是吃不饱。现在家里的糌粑多得吃不完。”1959年民主改革时，白玛家分到了11亩田地，从此一天能吃上三顿饭。

位于日喀则市江孜县城西南约4公里的江热乡班觉伦布村，帕拉庄园坐落于此，全称帕觉拉康，曾是旧西藏十二大贵族庄园之一，也是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贵族庄园。68岁的班觉伦布村村民多布杰对于糌粑有着独特的情感。

多布杰家比白玛家当时的处境稍好一点，他的父母、爷爷是帕拉庄园的差巴，可以从庄园租赁田地耕种，年底上缴一定的粮食和钱财。

“以前种地要向农奴主缴税，现在种粮食，政府还给补贴。小时候水果都没见过，现在不仅主食丰富了，一年四季还能吃上蔬菜、水果。”多布杰黝黑的脸庞泛起笑容。

多布杰还对产量的提高满心欢喜。“现在跟以前比，真是想都不敢想，那时候青稞产量很低。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，青稞品种已更新换代七八个品种，产量也从每亩150公斤增加到300多公斤。”他说，今年政府正在建设高标准农田，今后耕作更方便，产量还能提高。

同样的手工艺，如今共同致富

以前，白玛的父亲尼玛常年赶着毛驴从中尼边境运送生活物资到庄园，母亲做着编织卡垫等手工活，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，却改善不了他们的贫穷生活。

如今，桑巴村建立了编织卡垫和罐罐的合作社，这是白玛的女儿卓嘎发展起来的。47岁的卓嘎闯荡打拼多年，生意日渐红火。

2007年，卓嘎带着村里2个人去日喀则市区租了一间门店，手工编织、销售卡垫，销路还不错。卓嘎说：“积累了一些经营经验，2015年就回到村里和两位老同事一起干，一来能照顾老人和孩子，二来能给村民们找点挣钱的路。”

2019年，政府提供了30万元扶持资金，这对卓嘎来说可谓锦上添花，她们把这笔钱作为村集体投资入股，成立合作社，每年给村民分红。“现在在65人在合作社打工，其中32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平均年收入3万多元。”卓嘎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农奴生存、婚嫁、流动、居住、劳动等权利的制度枷锁，百万农奴实现了真正的人身解放。

同样的豆蔻年华，住房和教育天壤之别

“小时候全家7口人住着15平方米大小的黑房子，睡在地上，没有被子，只能盖破烂的羊皮。”白玛扯着自己的藏装说，“现在我和老伴每年都有新衣服穿，孩子们都穿棉质衣服。”

90岁的边巴仓决在旧西藏曾经历过

举步维艰的生活。“奶奶经常给我们讲过去的艰苦日子，教育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。”边巴仓决的孙子南木加说，“她常讲‘就算有100粒青稞也见不到白色，磨不出多少糌粑’。”

儿孙满堂，已是四世同堂的边巴仓决无忧无虑。“我拿了好几年的寿星老人健康补贴，今年我90岁了，每年能拿到500元补贴。”她说：“现在政府对老年人的福利太好了，我要享福多活几年。”

“以前，全家一直跟牛羊混住，没想到现在老了还能住上两层楼房。”边巴仓决说，2012年政府安居工程使她家住上了新房，“吃饭的时候再也闻不到牛粪的臭味了。”

边巴仓决想起她的姐姐，在13岁时，她的姐姐身上和脸上长满麻疹痒痒难耐，只能用绳子绑起来，最后还是在痛苦中死去。而边巴仓决自2009年因腹泻住院外，最近10年都没生过病。

除了医疗条件大幅改善，教育环境也在发生变化。时代在发展，教育环境也一天比一天好。边巴仓决告诉记者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他最小的儿子去天津读内地西藏班，大学毕业后成为日喀则一名人民警察，过上了城市生活。

正午时分，阳光明媚，室内芳香四溢，边巴仓决老人脸上的笑容十分慈祥。